



竺摩长老



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

佛教文化的独立性

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之檀华寺，最近在卡湖电台创设「檀华播音社」，为宣传佛学及我国文化教育之工具。三月卅号开幕之日，被邀演讲者有檀山文教工商各界名流，由播音社长邓燮荣居士致开幕词，报导「创办檀华播音社之宗旨」，次有蔡总领事维屏博士讲「中国文化之优点」，立法委员陈逸云女士讲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」，中华总会馆主席邓基荣先生讲「宣传文教的工具」，中华总商会主席何义初先生讲「教育下一代的华侨」，中华总工会主席许昌先生讲「佛法给中国的贡献」，华侨教育会副主席杨一伟先生讲「佛教和儒教的和平」，中山学校校长杨刚存先生讲「三教同以救世为宗旨」，明伦学校教务长讲「佛教的无我相」，夏威夷共和银行襄理梅景周先生讲「文化三个时期」，檀山教育家及启华学校顾问郑君烈先生讲「华侨需要华文教育」，西人佛教会长汉特法师讲「西方需要东方的佛教」，日本曹洞宗别院主持驹形善教法师讲「中日佛教的同源

133

与合流」，泉慧法师讲「谈谈佛教的道理」，祖印法师讲「佛是怎样的一人」。笔者则因听梅景周先生讲「文化三个时期」之後，发抒一点感想，讲成此文，是否有当，待正於大雅君子。按梅先生曾任檀香山总领事，及我国驻古巴公使，为一著名的演说家云。

一九五八年四月廿日笔者附识

各位听众！檀华播音社今天开幕，得到檀山文化教育各界首领，来发表有关文化教育的伟论，做为一种启导的工作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本社播音的宗旨，是要宣传佛学及祖国语文，所以各位今天讲的话，亦多不离文化教育的范围，使我听了得到很多利益。刚才前古巴公使梅景周先生说到有关文化的话，听了尤多钦佩。梅先生说到人类文化从历史的发展，可分为三个时期，即神学时期，玄学时期，科学时期。这种分法是不错的，也是今日研究文化的学者所公认的；不过问题是：在这三个文化时期中，佛学应把它归入那一个时期才好呢？据一般的研究或推测，似乎不归於神学，即归於玄学，其实呢，佛学既

不屬於神學，亦不歸於玄學，而是很接近科學的。為甚呢？因佛學講到最高的原理，是一種無神論，它說到宇宙萬有的勝義，是諸法性空，一法不立，連佛之一字都嫌太多，

134

還有什 神的存在！所以他是屬於神學時期的文化。那 屬於玄學吧，這又是問題的；因玄學這門學問，在西洋也屬於哲學之一種，如法國 哲學家柏格森的創化論，說明世間一切生物，都是在不斷地流動與變化中，連續地創造新的生物，以向未來方面發展。他一面綜合各種科學的原理 一面又基於哲學史所包括的漸進思想，超乎科學之上，所以被人稱之為 玄學。若是這樣講玄學，亦與佛教接近，因佛學上的諸法緣起論，也是說明宇宙萬有不是斷滅的，亦非常住的，而都是在連續不斷的演進變化中；並且有了緣起的原理作根據，內容還要比創化論來得充實。但玄學在中國，向來多指道教的深奧玄妙的哲學。在唐朝有學官制度，把玄學列在學官，專習老子、莊子、文子、列子之學，謂之「道學」：道教的玄理，對於 宇宙人生的觀念，是從無而有，所謂「道生於無」，是一種恍惚空洞，虛無縹緲的學問，誠如梅先生所說：「古代之稱玄學，是指道家玄奧之理論，玄妙莫測，重於幻想，超乎現實」；而佛教的道理雖也博大精深，超乎 現實，但又不離於現實的，因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法，離了世間法根本便無佛法可說的，佛法是建築在世間法之上的，並不是離開世間法而另有空洞虛無的佛法。佛法是釋迦牟尼佛所親自實驗實證的學問。既然可以 實驗實證的，自然不同虛無縹緲永遠只是一種幻想，恍惚空洞的玄學，反

135

而與科學接近起來，因科學正是講實驗的學問，佛法的「證果」，就是從 事實體驗成功的一種體驗真理的工作。

梅先生說的文化三個時期，由神學而玄學，而科學，是從文化歷史的 演變，在時間上做豎的看法；若從空間上做橫的看法，古今中外的文化，也可列為三種，那就是印度文化，中國文化，歐洲文化。這三大文化，就 它的要點來說，中國文化是尊重道德的，也是現實的政治哲學，主張存誠 閉邪，敦倫盡分，把現實人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搞好。如「子不語怪力 亂神」，「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論」，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。孔子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，而他避開生前和死後的問題不談，正表明了他的 政治哲學，是專注於現實人生、現實社會的改造。歐洲文化在十九世紀以前，可以說是宗教文化，不大注重現實的生活，只講死後的天國安排。如 耶穌說：「凱撒的事由凱撒管，上帝的事由我管」。凱撒是當時羅馬的皇 帝。耶穌要把人民的事歸凱撒大帝管理，或歸國家的法律管理，他自己只 管人民死後生天與否

的事，这正是「上帝的事」。也就是说：上帝不管你们的肉体，只管你们的灵魂（见钱穆著文化学大义之第六节东西文化比较）。到十九世纪以後的欧洲文化，则由动摇神权宗教的信仰而产生科学文化。科学文化注重求知、注重实验，惟知识和方法是尚，实事求是，已从

136

形而上的文化转到形而下的文化了。

讲到印度的文化，在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以前，亦多是宗教文化，厌世的色彩很浓厚，逃避现实的资生，只重死後高升梵天，近於西洋十九世纪以前的宗教文化，因他们认为梵天是大我，自己是小我，只要自己苦行，死後即可纳入梵天的大我中去。到释迦牟尼成佛，创立佛教文化，对於宇宙人生的原理，在同一思想认识中，分作宗教和哲学的两面看法，属於宗教的是因果论，属於哲学的是宇宙论。其宗教的因果论又分为两种，一是世间的因果论，二是出世的因果论。前者是迷界生起的因果，後者是悟界生起的因果，都是根据四圣谛的真理而说的，即前者是苦谛和集谛的真理，後者是道谛和灭谛的真理。其哲学的宇宙论，亦分为两种：一是诸法的实相论，从空间上横观宇宙万有的真相，近於哲学上的本体论；二是诸法的缘起论，从时间上纵览宇宙万有的生起，近於哲学的现象论。佛教的理论既包括宗教和哲学的两方面，自其属於宗教方面观之，佛教属於宗教，而不同西洋与印度的古代宗教，只注重死後生天，它是不但注重死後的安排，尤要注重现生的行善，如果现在不积极行善，死後决定没有好的安排，好的归宿。所以它是正观现实的，呵斥逃避现实者为「焦芽败种」，於人生社会不起作用；因此大乘行者的菩萨。发大慈悲，勇於为人，广达净

137

业。这是佛教虽属宗教，而有不同其他宗教的地方。佛教自其属於哲学的方面观之，则近於玄学，但亦不同玄学，因佛教的实相论探讨宇宙的原理，是重於修证，可以实验到的真理，不同玄学的幽玄莫测，空洞渺茫，永远只是一种幻想，而与科学的实验精神，反而接近，以合於求知的真。同时佛教的缘起论，解剖宇宙万有生灭变化的现象，则又近於科学的分析方法。其理论从文字上表现成为经典，亦是用因明学的组织而成，合於现代逻辑，既合於逻辑，自然是科学化的。这样看来，佛教虽具有宗教的素质，却不同神权时代的宗教；虽有玄学的色彩，但玄学也包括不了佛教；虽有科学和一般哲学的成分，而亦不尽同一般的科哲之学。因此，要把佛教归入任何时期的文化中，都是说理未尽，摄义未周；因佛教义理，浩瀚无穷，包罗万象，不落时间性，超乎空间性，在神学、玄学、科学三个文化时期，都有它的存在性、独立性，它是不落任何一时期，亦不离任何一时期，无以名之，名之为「佛学就是佛学」，

意义比较完全而不失真。

梅先生说到「佛学在今日，为适应潮流，配合环境，应以科学的理论作根据，发挥佛学在学术上的真价」，这是今日佛徒所应努力的方向。他又提到台岛办有两间台中台南的佛学书院，办理佛教教育是对的。因他认为过去佛教衰败，佛学被人误会消极厌世，是佛教没有办社会教育的结果

138

，故勉励佛教要弘扬佛法，需要在根据科学的理论来发挥佛学在学术上的价值外，更宜从事办教育下手。这种佛教工作的方向，过去国内也早有人在致力，到国家分化时期才解体。今日台岛固有很多佛教徒在努力佛教的新工作，即如海外的港澳星马等地，亦有许多佛教学校和杂志，从事佛教的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，尤以檳城的菩提学校，香港的宝觉学校最著成绩。现在我们在夏威夷来试办佛教的文化和教育工作，也正是合乎梅先生所指示所希望的。还是我听了梅先生伟论以后的一点感想，因电台时间的限制，说话很简略，请梅先生和各位多指教。末了，敬祝各位健康快乐！

（曾载檀香山新中国日报，及海潮音月刊第三十九卷五月号）

139